

鮮于家傳

(下)

张恂子 著



中華書局影印

藏書

第四十三回

欲取姑与网开一面 弄巧反拙错铸九州

话说洪大全瞧说话的人时，正是冯云山，便笑着说道：“冯兄你说为何使不得？”冯云山便道：“乔装改扮，混入清营，这一个办法，未尝不妙，可是危险得很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十成中便有九成是送死。我们弟兄在金田起义，实指望把清室推翻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今日里既是困守孤城，大家便该拼着性命，要死死在一处，断没有忍心教洪兄一人往枉死城里送的道理！我们大家怎好坐观成败？所以我说这个办法万万使不得。”洪大全听了，义形于色道：“冯兄说那里话来！小弟若是怕死，也不会献这个计策了，就现在而论，小弟一人之生命为轻，全军之生命为重，留得诸位兄长在着，将来总可以再接再厉，定然要达到了把满洲皇帝推翻了才罢。小弟若有不测，那时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！”杨秀清便插嘴道：“既是洪兄这样忠肝义胆，就不妨照着洪兄计划做去，我们全军的生命，便都悬于洪兄的一言了。”

天王那时也见洪大全主意已决，料想劝阻也是无益，便道：“路上须要小心，我们只得照这样办了。”洪大全见天王也答应了，心下大喜，当下便改装做农民模样，教萧朝贵引军杀出城去，这时清兵因为太平军久不出城迎战，如今突然间冲出许多人马来，自然觉得十分诧异，可是却也不肯放松一步，

便一拥上前，把萧朝贵困在垓心。洪大全也就趁这机会，一溜烟逃出了重围。这里萧朝贵料知洪大全业已去远，便使展浑身本领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依旧引军回城去了。清兵却空欢喜了一场不提。

且说洪大全到僻静的所在，躲避了片刻，便趑近清营，却被巡查的小校一把抓住道：“你是何方细作，大胆敢来窥探？如今被我们擒住，且待解往向大人帐中，请示定夺。”洪大全央告道：“小的是湖南衡州人，并不是细作，只因有一位亲戚，在向大人幕中办理文案，小的斗胆想前来投奔他，可否烦大哥前去通报一声？”那小校问知幕友的姓名，倒并不错，知道不是假的，便道：“既是来找师爷们的，我们便解你去见这师爷，若然师爷不认你时，你那时还是没有命。”说罢，便簇拥着来见那幕友，那幕人见了，认得这人正是洪大全，正欲开言时，大全却抢着先说道：“小的王五，因为在衡州委实度日维艰，所以特来投奔老亲长，万望老亲长收留则个！”说时又向那幕友递了一个眼色，那幕友会意，便喝道：“你文不能拆字，武不能卖拳，到这军营之中来做什么？可是既已来了，就在后营休息几时，停几天再打发你回衡州去罢。”那小校见幕友承认他是亲戚，料想并无妨碍，便忙着替大全去了缚，逡巡自去。

那幕友见左右无人，才引大全到了后帐道：“你好大胆！如何会偷出了城，到我们营中来，莫不是你想去邪归正，来归顺大军不成？也好，待我禀明了向军门，赏你一个千总或是把总，随营效力，等到有了功绩，再行升赏便了。”那洪大全且不答话，但解开衣服，取出一只荷包来，向桌子上只一倒，却见滚出来的尽是些精圆珍珠，有黄豆般大，共计百十来颗，在桌子上乱滚，精光四射。看到那幕友呆了，洪大全便道：“这一点点，是小弟奉赠与仁兄的。”那幕友见了这种珍珠，眼光不免跟着他，团

团乱转，喉咙里却又荷荷道：“小弟无功，怎好受禄？”洪大全道：“这些须微物，请仁兄收了，我们还有话讲。”这时那幕友见了珍珠，早已爱得赤紧，心里是千要万要的了，听了这话，自然顺水推舟道：“如此，小弟却之不恭，只得受了。”当下用手掬掇着，一齐装入自己的荷包里。洪大全见他受了珍珠，才放大了胆，把自己的计划，一一说了。这一番说话，直说得那幕友面如土色，欲待不答应时，可实在舍不得这珍珠，当下心口商量了好久，才道：“也罢，少停等我到军门那里去，碰碰机会看，不过不一定有把握就是了。”洪大全作揖谢过，便躲在后帐，等候消息。

这一天那幕友果然觑着向荣公事清闲了，便趑趄了过来道：“军门，你瞧我们还有几天，便可以把这永安攻下了呢？”向荣皱着眉道：“这就难说了，我们自从去年十一月上旬合了围，此刻已是二月初了，永安可还没有攻破。老夫子你可有甚么法子没有？”那幕友假意沉吟了一会道：“有却有一个计较在此，只是冒昧得很，不便说。”向荣听说有了计较，不觉大悦，忙把椅子拉向前了一步道：“但说何妨？要不好，便不用就是，有什么冒昧不冒昧。”那幕友道：“如此，晚生斗胆便说了。军门没听见古人说的好吗？叫做困兽犹斗，穷寇莫追。眼前我们把永安围得铁桶相似，那贼兵没有逃生之路，势必负隅顽抗，可是若待攻下永安，定然要把一城的生灵，尽行涂炭了才罢。这贼兵不足惜，可是坐视好好的百姓，不死于饿，便死于兵，未免上千天和。军门虽说手执兵符，也该积些阴德才是。依晚生的愚见，古时的兵法，本来说围城当缺一隅，军门何不也试一下，包管不出三天，那贼兵定会弃城而走，较之旷日持久，要高明得多了。况且贼兵即使一时不逃，那些良民也可趁着军门网开一面的时候，逃出重围，岂非救了一城无数

生灵？”向荣拊掌道：“此计大妙，明日围城，待我传下令去，缺着一隅便了。”那幕友见大功告成，便告辞回帐，把这话，悄悄地告诉了洪大全。洪大全不胜之喜，便又取出许多金叶子来，送与那幕友。那幕友收了道：“你在这里很不方便，还是赶紧回城去罢，将来大家如果有一天富贵了，彼此都不要忘记就是。”洪大全依言，便一溜烟溜向城下而来，叫守城军士开城，守城军士认清城下是洪大全的声音，便放下一条绳索来，把大全缒上了城。清兵瞧见，猛可射进箭来，那知都没有射中，洪大全便平平安安回到了城里。

慢表太平军全军准备杀出永安，且说乌兰泰那时，正担任南路，把永安围住，指望城中食尽，可以不战而克，这天忽然有人来报道：“向军门那里，不知是何用意，合兵在一处，专攻西门，却把北门丢下，此刻城中百姓，都开了北门，汲水柴樵，络绎不绝，向军也不加拦阻，请示定夺。”乌兰泰闻报大惊，忙教人去请江忠源来道：“向荣这人，刚愎自用，他如今舍了北门不打，定有人使了什么诡计，不过向荣多分是偏听谗言，至于和贼人勾通，这倒怕还没有那件事，我和他不相统属，去劝他，他定然不肯听的，只得有烦你去一遭。倘若劝得他回心转意，把贼人一鼓成擒，这便是众人之福。”江忠源领命，便匹马单身，驰往向营而去。少顷便回报道：“那向荣墨守兵法，说是围城当缺一隅，不出三日，永安定可攻下，晚生再三劝他，只是不允。”乌兰泰愤愤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贼人定然打从北门冲杀出去的了，我既劝向荣无效，只得亲自领兵，专拣那北路要隘地方去埋伏着，杀贼人一个措手不及，也可以为桑榆之收。”江忠源点头说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又禀道：“晚生从湖南来，实指望一同灭贼，谁想在此地顿兵数月，只落得一个统帅不和，与晚生初来的期望，大为相左，晚生此刻想带

领五百湘勇，依旧回湖南去，就此告辞。”乌兰泰见江忠源求去，再三挽留，无奈江忠源坚执要去，挽留不住，只得罢了。那江忠源便回帐中，收拾收拾，带领部下，飘然而去。后来在蓑衣渡邀击冯云山时，这江忠源自会出现，一言表过。

却说隔了两天，果然永安城里的太平军，把北门大开，奋勇冲杀出来，这时向荣早已合兵专打西门，所以北门之外，无人拦阻。太平军竟得全师而退，从北路杀奔阳朔县而去。正走之间，不料一声炮响，山岗后面，忽地转出一彪军马来，拦住去路，为头的正是乌兰泰，太平军出其不意，被乌兰泰损伤大半。萧朝贵、秦日纲，极力保护着天王和杨秀清、石达开等，奋勇上前，才得冲开一条血路，带领残兵一直往北去了。

这里乌兰泰便检点军士，只见伏路小校，推上一人，此人身穿绛衣，胸悬铁索，坐在竹兜里面，象是个囚犯模样，却用四个人抬着他，在僻静小路上走，便被伏路小校，疑惑他是太平军羽党，所以把他拿住，解到乌兰泰跟前，乌兰泰便喝问道：“你何人？如何打扮得这般模样？”只见那人诉说道：

“小人是湖南人氏，只因在永安城里经商，被洪秀全拿住，此刻他们便派人把小人解到阳朔去，既被大人手下拿住，伏乞放了小人，俾得重见天日。”乌兰泰心想：原来此人是贼人手里的囚犯，不如把他放了。正待开言发放时，忽然一个转念，此人虽是装成囚犯模样，可是破绽甚多，我瞧此人眉清目秀，不象是个商人，况且言语之间，又全无惧怯，莫不是太平军中的重要人物，故意装做这个样子的，我倒不可大意了，上他们的当。主意想定，便吩咐把这囚犯模样的人，暂时押过一旁，自己却留心审问那几个抬竹兜的人，那几个人起先不肯实说，只一口咬定说这人是囚犯，禁不起乌兰泰喝教每人打了几十下军棍，才哭着供道：“这人不是囚犯，是太平天国天德爷洪大全

的便是。只因王爷怕随大军不易脱身，所以故意装做这个模样，教小的们抬着抄小路逃往阳朔，再和大军会合在一处，不想在路上却被大人手下拿住，小的们都是永安城中的良民，也不是甘心抬这竹兜的，只求大人放了小的们，公侯万代！”

乌兰泰从来没听说太平军中有个天德王洪大全的，所以竟疑心这洪大全便是洪秀全，当下却也不敢怠慢，忙叫一位幕友，和他商量，叫他把这人解到北京去。这位幕友姓丁，名唤守存，是个工部主事，奉了乌兰泰之命，便真的把洪大全解到赛尚阿营中，审问一过，转解北京去讫。这些情节，下回书中，再行详细交代。

且说乌兰泰审问过了洪大全，便挥兵前进，追赶太平军。天王见后面追兵紧追不舍，又知洪大全被清兵捉拿去了，不觉忧形于色。赖汉英奏道：“陛下不必忧虑，待微臣施展些须小法术，下一场大雨，我们便好乘雨反攻，那时定可转败为胜，或者救得天德王也未可知。”天王听了，方才有了笑容。杨秀清便派人在军中散放谣言道：“我们这一次杀得大败，如若再不肯奋勇回身去反击那清妖，必然要上千天怒了，现在上帝已准天王之奏，于今晚下降一场大雨来，那时节大家便该拼命反攻，切不可失了机会！”大家听了，将信将疑。及至晚上，一钩新月，早已从树梢上面慢慢地升到了半空里，一缕缕的白云，也是微微地在那里推动，那些军士便摇摇头道：“这样的好天，如何会下雨！”正说之间，不料杨秀清传下令来道：“你们赶紧准备把箬笠戴在头上，脚下快些也穿上了草鞋，眼前就要下雨，我们趁这机会反攻要紧！”众人悄悄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道：“呸！东王又在那里见鬼了！这样的好天良夜，怎生会下得出雨呢？”那知话声未绝，忽地卷起一阵怪风，飞沙走石，霎时间便卷得一钩新月，顿时无影无踪，天空里也就堆起

一朵黑云来，众多军士愕然了半晌，又欢呼道：“这是天助天王，我们快些准备反攻罢！”原来太平军因为久困围城，接着又被乌兰泰的伏兵截杀了一阵，所以早把锐气丧失了大半，如今被这一阵怪风，刮得勇气百倍起来。杨秀清依旧派萧朝贵带领全军，杀回头去。

清兵这时乘胜追赶，如不兴头，却不道夜里会突然下起雨来，太平军又趁着这雨势喊杀连天，清兵那里抵敌得住，自然无心恋战，只在雨里东奔西窜。这一场恶战，清兵便被杀得七零八落，太平军从此军威大振，将校兵丁，无不抖擞精神，愿意替天王出力。那萧朝贵好似发疯了的一般，抡起一柄大刀，逢人便杀，乌兰泰手下大将长寿、长瑞，都丧了性命。萧朝贵虽说是个傻子，可是粗中有细，他一面杀，一面却在那里找寻洪大全，及至杀得清兵血流成渠，尸横遍野，依然不见洪大全的踪迹，便知大事不妙，只得仰天大哭道：“天德王从此休矣！”当下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又横刀杀入向荣阵中，一眼便瞥见董光甲，邹鹤龄二人，萧朝贵一刀一个，都斩于马下。向荣知道抵挡不住，忙教退兵，这里天王怕萧朝贵有失，便也鸣金收军，太平军大获全胜。冯云山便又奏道：“桂林为广西省城，我们趁这一股锐气，若是把桂林攻破，广西全省，便在掌握之中。那向荣、乌兰泰二妖，更何足道哉！所以臣弟以为我们此刻该浩浩荡荡杀奔桂林，那向、乌二妖，把全省精兵，都带领在外，省城防务，定然空虚，桂林唾手可得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”天王闻奏，便传旨教全军都向桂林进发，在路无话。

这一天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六塘墟，距桂林城只有六十里路，天王便教扎下寨栅，派细作去城中打听虚实，须臾便来报说：“那向荣知道我们来攻桂林，所以带领本部人马，先从小

路回了省城，此刻已是把城门紧闭，连吊桥都拽起了。”原来这向荣曾隶果勇侯杨遇春部下，那杨遇春在川湘桂三省征苗，屡立战功，向荣也老于行伍，所以料到太平军定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冷不防地来攻打桂林，省城如果失守，势必牵及全局，所以也就传下令去，教兵士们马摘铃、兵衔枚地从小路疾忙赶回省城来。果然是进城不到一个时辰，太平军已在六塘墟下寨了，两下所争，都不过是顷刻之间，真所谓棋逢敌手。

当下天王知桂林城中已有防备，忙也召集群臣，共商进止。杨秀清道：“我们此刻有进无退，不管有备无备，只得奋勇上前攻城要紧，如若一时间不能攻下，且到那时再定办法。”石达开、冯云山等，都说这话不错。正在商议之间，不料又有探马来报，说乌兰泰率领败残兵卒，从后面追将上来，离此不远。杨秀清听了，勃然变色道：“那乌妖真不怕死在我们手里，败过好几仗了，要是换了旁人，早已闻风胆落，这回在大雨之中，吃了一次败仗，我们满以为他总不敢再追了，谁知他竟收拾残兵，还是在我背后紧追不舍。旁的都不打紧，我们现在正欲攻打桂林，向荣在城里，他在城外，要是内外夹攻起来，我们便须腹背受敌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冯云山也道：“这向妖倒是个讨厌家伙，为今之计，我们不如先回军去把乌妖杀败了，然后再来用全力对付向荣。”萧朝贵听了拍手道：“照呀！你们只要把乌妖交给我，我老萧便有本领砍下他的脑袋来献与陛下，替天德王报仇！那董光甲、邹鹤龄，便是一个榜样，料想乌妖的脖子不见得会结实似他们二人咧！”天王知道萧朝贵又发傻性，忙把他喝住。石达开便奏道：“臣有一计，准可以把乌妖杀了。”天王闻言大喜道：“什么妙计？快说快说！”石达开微微含笑，说出他的一番话来，有分教：乌兰泰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。欲知乌兰泰怎样死法，且阅下文。

第四十四回

移花接木驿路设疑兵 调虎离山轻舟出暗水

话说天王见石达开有妙计可以置乌兰泰于死地，忙教他快说，石达开便奏道：“要杀乌兰泰，不是刀枪剑戟所可济事。我们军中，也有小钢炮，不如装上开花子弹，如此这般，便可一炮把乌兰泰打死。”天王大喜，传下旨意，教在偏裨将校里，选出一个人来，把计策密授与他了，那裨将领命，随带一千人马，迎上了乌兰泰。两军摆起阵势，那裨将便出马大喊道：“谁是乌兰泰？”乌兰泰答应了一声，那裨将便戟指大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不要脸的乌妖！你在我们太平天国手里，打败仗不知打了多少次，亏你还会老着这张脸皮，前来追赶，你们满洲人生平没有旁的本领，就这么老脸皮便是你们满洲狗子的绝技！”乌兰泰闻言，不禁怒发冲冠，忙问手下何人愿意出马，和我拿了此人，只听见太平军的裨将，又哈哈大笑道：“我早知道你这满洲狗是一毫没有本领的，动不动就教手下的人来出马，有本领的，便亲自出阵来和老子战三百合！”乌兰泰此时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当下便不答话，果然拍一拍马，来取裨将。这裨将便上前迎住，两下战不到三十回合，乌兰泰见裨将枪法已乱，冷笑一声，便想手里紧了一紧，结果这裨将的性命。那知这裨将再也乖觉不过，只见他跳出圈子，落荒便走道：“老子可不来奉陪你了！”

乌兰泰这时一来怒气填膺，二来瞧这裨将毫无本领，所以不肯放他走了，当下加上一鞭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待那里走！”便拼命价追赶上来，两匹马八个蹄子，宛如追风逐电般，跑有了三四里路，前面便是一带树林，那裨将向树林里一钻，眨一眨眼便已不知去向。乌兰泰怕中了计，忙勒转马头，想退回去时，那里来得及，只听得天崩地塌般的一声，一个开花弹，便从树林里飞将出来，离乌兰泰马头一尺远近，便爆了开来，乌兰泰避让不及，脑袋里便嵌了不少的铁片，痛得从马上倒撞下来，树林中飞也似的出来了许多太平军军士，见乌兰泰在那里挣扎，便一拥上前，举起刀来乱剁，一刹那间，乌兰泰差不多便剁做了肉泥。这里杨秀清见杀了乌兰泰，便指挥大队人马，一齐回身厮杀，乌兰泰部下的军士，见主将已死，便都愿降。杨秀清见除了后顾之忧，便重又回身，挥兵直逼桂林下寨。那向荣出城迎战了多少次，都不能取胜，只得紧缩在城中，把城门关得实腾腾地，再也不敢出头。天王便传令教军士们并力攻城，日夜不息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天德王洪大全，被乌兰泰拿获，派了随营的主事丁守存，押解到赛尚阿营中，赛尚阿便吩咐升帐，左右把洪大全推将上来，喝了一声：“跪下！”那洪大全却只连声冷笑，直僵僵地站着，那里肯跪！赛尚阿不禁心头火起，便拍着桌子道：“你这反贼，见了本钦使，如何不跪？”洪大全瞅着赛尚阿大笑道：“你这种臭架子，拉给谁看？论起位分来，我是太平天国的王爵，凭你也做大学士，可是你见了你们清朝的王爷，那有不跪之理？所以论理，你便该先向着本藩下跪！如今你坐着我立着，已算是便宜你的了！”赛尚阿摇摇头冷笑道：“你错了！你的王号是潜窃得来的，不比我的钦差大臣，是受自君命，怎么两者可以相提并论呢？”洪大全道：“你这

话真是胡说！你们异族，把我们中国窃据了三百年，还要老着脸自居正统，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！如今你又开口钦差，闭口钦差的，倒说我们天朝是潜窃，你以为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殊不知我们天王，若是一朝打破了北京，你们咸丰小子，不也是一般的铁索镣铐，做我们天朝的阶下囚吗？况且你们满洲，在我中国人眼光中看来，便是蛮夷戎狄，那有你们夷狄来做主人，我们炎黄华胄，却屈居于仆役地位的道理？我劝你若是见机的，便快快溜回北京去，和咸丰那小子，率领了你们一班丑类，回满洲的老家，把汉族的山河，依然还了我们汉族。那时你们在满洲，也可以称孤道寡，还不失为富贵。你们要是执迷不悟，即使我们太平天国不能统一中原，久后自会有旁的汉人出来驱除异族，那时节怨毒愈深，怕你们清朝历代帝王塚中的枯骨，还不能保全咧！”

赛尚阿见洪大全一张嘴十分厉害，自己和他辩论，那里说得过他！便老羞成怒，圆睁双目，向左右说道：“若不把些厉害给这厮瞧，这厮如何肯跪！左右，取大刑伺候！”洪大全听了，全无惧怯，仰着脖子，把眼珠望着天笑道：“岂有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洪大全，惧怕这一点区区刑具的道理！既被你们擒来，要杀要剐，便悉从尊便！常言道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要我下跪，万万不能！”赛尚阿明知道这是要犯，不能贸然用刑的，适才一番说话，原是威吓洪大全的意思，可是耳朵里听说甚么洪大全不洪大全，他和乌兰泰一般，只道太平军中有个洪秀全，不知道却另外有个洪大全。亏得赛尚阿转机得快，便另外换了一副和颜悦色道：“我也知道你是个好男子，不过我做此官行此礼，既是拿了你来，便该照例讯问你一番，你不跪原也使得。我且问你，你们太平天国，有一个洪秀全，不知是你不是？”洪大全摇头道：“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是湖南衡

州人，我们天王陛下，是广东花县人。到了你们的耳朵里，却两个人变成一个人起来，岂非笑话！”

这赛尚阿的本意，只希望拿到的便是洪秀全，那么拜本上去的时候，便可以铺张扬厉，谁知这个洪大全，却不是洪秀全。自己一肚皮升官发财的希望，便抛向爪哇国里，不禁嗒然若丧。当下便吩咐丁守存道：“我们第一个捉到的贼人头目，自然该解到京城去听候皇上的发落，可是路上须要小心，切莫出了别的岔枝儿，那时节，千斤重担，便都在你的身上。”丁守存唯唯答应。原来这丁守存足智多谋，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，他奉赛尚阿的命令，便点起五百名兵丁，用一辆囚车，把洪大全打入在里面，前呼后拥，直往全州进发。他怕路上有失，所以吩咐兵丁昼夜兼程，七天功夫，便到了全州。从这全州到湖南长沙，该走过衡州的，不过须走水路。洪大全知道衡州是自己生长的家乡，那里有不少的绿林好汉，和自己极端投契，要是知道自己被清兵擒了，他们定然要会齐了前来劫夺囚车，搭救自己的。所以听说打从全州走，他便心头暗喜，指望快快到了衡州，便可以脱了羁绊。

果然洪大全的思想不错，那湖南地方有一个秘密会党，叫做天地会，在衡州立下一个堂，叫做征义堂，为头的一位英雄，姓周名唤国愚，手下也有几千名弟兄，声势十分浩大。这周国愚和洪大全，原是八拜之交，洪大全在金田村的时候，原也曾写信给周国愚，约他等待太平军进兵湖南的时候，便揭竿作乱，准备做内应，周国愚复函应允。他们征义堂里，也有弟兄们在广西做小买卖的，周国愚便托他沿途打听太平天国胜负如何，一连几天，没有得着消息。正在十分纳闷时，这一天那个去广西打听的人却回来了，见过周国愚，便禀道：“周大哥，大事不好！”周国愚一听这话，只是急得双眼乱瞪，那人便又

禀道：“小弟打听得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之后，一路上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去年闰八月里，便攻破了永安城。谁知满洲皇帝派了赛尚阿做钦差大臣，统领乌兰泰、向荣两路大兵，把永安团团围住，直围困了有半年之久。到了今年二月里，永安城中因为食粮已尽，委实支持不住，所以从北门冲杀出来，谁料出得北门，那天德王洪大全殿下便被清兵生擒活捉去了！”周国愚听了这话，忙摇手道：“住了住了，这个天德王是不是我的把兄弟洪大全？”那人点头道：“怎么不是！”周国愚搓手咂舌的说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那人又禀道：“周大哥且慢愁烦，小弟又打听得，清兵捉了天德王，派一个叫做丁守存的押解到了全州，再走水路，在衡州登陆，解往长沙去。周大哥何不召集了会中的弟兄们，等他路过的时候，下手杀了丁守存，救下天德王来呢？”周国愚听了这话，暗暗点头，便招呼会中的一千多名弟兄，分做几起，沿路埋伏，单等丁守存来到，便可相机动手。

隔不了几天，果然听见路上纷纷传说，说钦差大臣赛尚阿拿下了洪大全，不日便须解送进京，从全州走水路，打从衡州经过，业已传牌驿站，教沿途加意护送了。周国愚得了这个消息，便摩拳擦掌，准备拦劫，谁知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直等了有一月之久，还是杳无消息。忽然有一天，霹雳一声，一个会中的弟兄，从长沙来说，天德王业已解到了长沙。周国愚听了魂不附体，忙传齐了会中的弟兄们，问他们如何竟大意放了那丁守存过去了？会中的弟兄们忙分辨道：“我们自从奉了周大哥之命，不分昼夜，在路把守，委实不曾见那丁守存的踪迹，除非他插翅飞了过去，否则断不能逃过我们耳目的！”周国愚经他们一说，不禁用手掌拍着自己的脑袋道：“我可被你们闹糊涂了呢！”列位看官，你道洪大全如何会突然间在长沙

出现起来呢？这便是丁守存的诡计了。

原来丁守存押解洪大全，到了全州，便雇了十号快船，大家舍陆就舟，在洪大全面前，便说此去是向衡州进发。一面却又把洪大全坐的一条船上，所有窗户，都塞得文风不透，大全在船上，两岸的风景，自然一毫也瞧不见。丁守存又吩咐船户，用力摇橹，打从小港里抄最近的路，没命的摇往长沙而去。另外却故意虚张声势，派人知照衡州附近各处驿站，教他们准备着人，一同护送，以乱征义堂耳目。丁守存这一条计策，不但把征义堂的人完全瞒过，累得他们好似痴汉等老婆般，在那里呆等，并且连洪大全本人，也被他们瞒在鼓里一般，只是坐在船舱里，希望早些到了衡州，便到了自己家乡，那里有个把兄弟周国愚在着，可以救得自己生命。所以一路和押解自己的兵士闲谈，总是问他们说：“这船什么时候可以到衡州？”那些兵士也含糊答应道：“总在这两三天之内，便可以到衡州了。”

洪大全一天一天的巴望着，过了一天，便觉得希望近了一天，好容易这一天那船停住了，押解他的兵丁便来和洪大全说，已是到了衡州。洪大全心头暗喜，便出来到船头上，那知一只脚才跨上岸，便愕然和那些兵丁说道：“这里不是衡州呀！”那兵丁鼻子里嗤了一声道：“照呀！这里便是长沙省城呢！”洪大全一听这话，顿时浑身好似浸在冷水里的一般，跌足叹道：“不料上了你们这样一个大当！不过这计策太恶毒了些，定然是丁守存想出来的，别人怕还没有这个计较咧。”丁守存在旁听了，便上前拱了一拱手道：“不错，这的确是下官的愚见。不过我们各为其主，不得不下这辣手，你洪大全也是个磊落男子，死有重似泰山和轻如鸿毛的，这其间还望你斟酌罢。”洪大全慨然道：“好，我洪某便拼着这一条性命，结识

了你丁守存罢！”说完话，一众兵丁，便簇拥着洪大全往巡抚衙门而去。

列位试想，洪大全这时已是被丁守存用计解到了长沙，自然周国愚在衡州，似石沉大海一般，不见洪大全押解过境的了。这时周国愚得知洪大全被丁守存用偷天换日的手段，把他哄骗到了长沙，不禁咬牙切齿道：“我凭着区区这一点势力，也可以和洪大哥报仇！”当下便招集亡命，预备响应太平军。湖南的会党，本来就声势浩大的，征义堂一般更是交通胥吏，勾结练勇，公然开堂散票。有一天，周国愚动身到浏阳来开香堂，一时间，来歃血与盟的就有一千多人。周国愚是个老大哥，便供起祖师的神主来，率领新入堂的弟兄们三跪九叩，行礼已毕，便大排筵席，欢呼畅饮。那猜拳行令之声，简直就连街道上都可听得到的了。

这时却有一个不识时务的人，叫做王应藻的，这人是个读书人，做了几十年的老秀才，便补到一名廪生，为人最是迂腐不过。他自己虽是只戴了一顶秀才巾，可自命是个清朝的忠臣，他也不省得清朝的皇帝是个鞑靼种，他只知道自己这一名秀才，是清朝皇帝恩赐给他的，所以他愿意做大清帝国至忠不二之臣。他一晌倒还没有遇着机会，不能把他的一片耿耿忠心表示到外面来。这一天，征义堂在浏阳城里开香堂，便是他尽忠的机会到了。他一见这征义堂，竟是肆无忌惮，大锣大鼓的召集党羽，饮酒拜盟，直气得他把胡子一根根翘了起来道：

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！我如若不出来仗义执言，眼见得这征义堂立刻就要谋反了！”说完这话，便从灰堆里检出一顶红缨大帽来，向额角上只一合，可笑他这一顶大帽，自从十四岁上做童生的时候戴起，直到此刻，就没有买过第二顶。计算起年数来，足足有三十多年，那红缨经过风吹日晒，早已变成

黄不黄白不白的了。他可还不舍得把他丢掉，遇到新年里，或是平时有事去拜会浏阳县时，还是一般的取将出来，顶在头上，当他是扇廋生的招牌用咧。这一天又取了出来，也不暇对着镜子细细照看；三脚两步，便跑向浏阳县衙门而来。门役通报上去，知县教请，门役便直引他到花厅上坐地。这时王应蘋一见了知县，也懒得叙那寒喧客套，一启口便把外面会党如何猖獗，公祖若不把那为首的周国愚拿来正法，只怕那些会党就要立刻起兵，响应洪秀全了。那知县却只侧着耳朵，听他说话，并不插口进去，直待王应蘋说完了话，才慢条斯理的答道：“老兄请先回去，兄弟斟酌着办就是。”说罢，便端茶送客。王应蘋只得踉踉跄跄地出了县衙。

谁知那知县身旁的差役家人，都是征义堂里的弟兄，当下见王应蘋走了，便向知县下了半跪道：“禀老爷，这王应蘋是个有名的王疯子，他说的话，都是一派胡言，老爷却不可听信他！这征义堂办的是团练，无非是老百姓们想自己保护自己，他们的主意，也一般的是地方上除暴安良。况且这征义堂里的弟兄，单就浏阳城里而论，就不下二三千人，老爷若是认真要把他们办将起来，说不定会激成民变，那时节不但老爷这顶纱帽有些戴不稳，连性命都怕还有些窒碍咧！小人既是知道了，却不敢不说。”那知县听了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忙道：“谁听那王疯子的话，只当他放屁也就完了！”那差役家人，这才放了心，一面却又悄悄地来向周国愚送信，那周国愚听了，怒不可遏，便提着一柄朴刀，要来杀王应蘋。欲知王应蘋性命如何，且阅下文。